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谜案重重

Conan Doyle, A.

柯南·道尔 著

李龙珠 主编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谜案重重

Conan Doyle, A.

柯南·道尔 著

李龙珠 主编

译审：胡冬宁 赵国鑫 刘肇鹏 赵景民
翻译：陈先贵 张利新 佟光耀 王 芳
石宏丽 张 微 吕桂兰 郭树良
赵金萍 赵贵山 罗 伟 臧 健
李 杰 石宏强 石爱林 李亦辉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谜案重重/(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 A.)著;
李龙珠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12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ISBN 978-7-5347-7945-9

I.①谜… II.①柯… ②李… III.①侦探小说—小
说集—英国—现代 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7166 号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邵培松
实习编辑 刘丽娜
责任校对 毛路
美术编辑 张帆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301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洛阳市高新区丰华路三号

邮政编码 471003

电话 0379-64606268

波希米亚丑闻案

目 录



1	波希米亚丑闻案
24	红发会
43	身份案
59	博斯科姆比溪奇案
78	五个橘核
93	歪嘴男人



目 录

114 蓝宝石之谜

133 斑点带子案

154 工程师大拇指案

171 单身贵族案

189 翠玉皇冠案

209 铜山毛榉案

蓝宝石之谜

斑点带子案

工程师大拇指案

单身贵族案

翠玉皇冠案

铜山毛榉案

波希米亚丑闻案



第一章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直称她为“那位女士”。我很少听过他用别的名字称呼她。在他眼中,她才貌出众,让其他女人黯然失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艾琳·埃德勒有着类似爱情的某种感情。所有的情感,尤其是爱情,都和歇洛克令人钦佩的冷静沉着、严谨精准格格不入。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完美的推理机、观察器。但是作为恋人,他却难以胜任。他没有温柔的情话,却有戏谑讽刺。对于福尔摩斯这位大观察家来说,根据人的情感他能更好地揭露行为动机。但是如果这位训练有素的推理专家容许那些情感侵入自己的严谨思维中,那么他的推理结果就令人担忧了。炽烈情感对他的干扰就如同精密仪器里落入了沙粒、高倍放大镜出现了裂纹。但是只有一个女人,就是“那位女士”,已故的艾琳·埃德勒,的确还在他模糊的记忆中。

近来,我很少见到福尔摩斯。我结婚以后,我们很少来往。满满的幸福和新晋一家之主的快乐占据了我的全部生活。福尔摩斯豪放不羁,厌倦一切形式的社交活动,仍然住在我们贝克大街上的寓所中,埋头于旧书堆中。在可卡因和内心追求的交替作用下,他这一周会靠着毒品的作用昏昏沉沉,而下一周又会回归本性,精力充沛,干劲十足。他仍像以往一样醉心于罪案研究,发挥他强大的才智、非凡的观察力,追查线索,破解警方认为破案无望而放弃的

谜案。我时不时地也能听到一些关于他活动的消息：他在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调查特利波夫谋杀案，他到斯里兰卡亨可马里查明了阿特金森兄弟惨死案，他还巧妙地完成荷兰王室委托的任务。我和其他读者一样，也仅仅是从报纸上读到这些情况。除此之外，有关这位老朋友、老搭档的其他事情，我也一无所知。

那是1888年的3月20日晚上——我出诊归来（那时我又开业行医了），途经贝克街，路过那个记忆犹新的大门，让我联想起“血字的研究”那个案子中的奇异往事。此时，我有一种要去见福尔摩斯的强烈冲动，想知道他运用自己的超凡能力正在研究什么。他的房间灯火通明。我抬头仰望，看见他瘦高的黑色侧影反复映在窗口。他正在房间里迅速、急切地来回踱步，头垂在胸前，双手在身后紧握。我熟悉他的各种情绪和习惯，他的姿态和举动都表明他又在工作了，已经从吸毒的颓废中清醒过来，兴奋地研究着某个新问题。我拉响了门铃，然后被请上了楼。这套公寓曾是我与福尔摩斯合租的。

他并不热情，这很反常。但是我觉得他看到我还是挺高兴的。他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眼神友善，招手示意我在扶手椅上坐下。他扔给我一包雪茄，又指指角落里的酒瓶。然后他站在炉火前，用他特有的沉思眼神看着我。

“你适合结婚，”他说，“华生，我想自从上次见面以来，你重了7斤。”

“6斤！”我回答说。

“我觉得不止6斤。华生，我想是6斤多一点。据我观察，你重操旧业了。你没告诉过我你打算开业行医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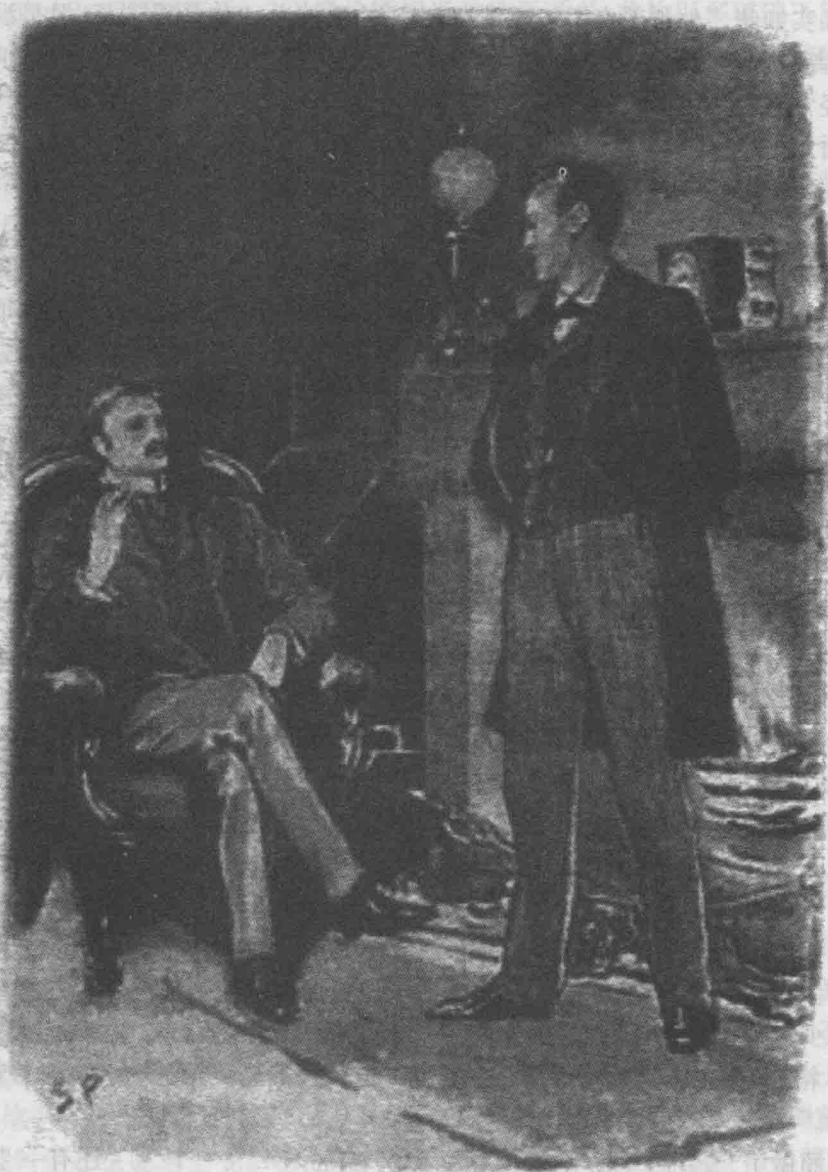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出来的，我推断出来的。要不我怎么能知道你最近遭雨淋，还有一位非常笨手笨脚、粗心大意的女佣呢？”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我说，“你太厉害了。你要是生活在几百年前，肯定会被当作巫师处以火刑。的确，我周四徒步下乡，回家路上被淋湿了。但是我已经换衣服了，我实在想不出你怎么推断出来的。至于女仆玛丽·简，真是无可救药了，我妻子已经辞退她了。可我还是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他搓着修长有力的双手轻声地笑起来。

“这本身很简单，”他说，“我的眼睛告诉我，你的左脚内侧，就是火光照亮的那个地方，有六道几乎平行的划痕。显然是有人毛手毛脚地顺着鞋边刮泥巴时造成的。因此，你看，我得出这样两个推断：你曾在雨天出行；鞋上那特别难看的划痕出自一个没经验的女仆之手。至于你开业行医的事，要是有位带着碘味的绅士走进来，他的右手食指还有硝酸银的黑色痕迹，藏在礼帽里的听诊器把帽子右边顶起一块，我还猜不到他是一位从业医生，那我实在是笨死了。”



他站在炉火前,用他特有的沉思眼神看着我。

听他解释推理的过程如此轻松,我禁不住笑了。“听你解释后,事情总是显得很简单,甚至简单得可笑,我也能轻易地做到。尽管在你解释之前,我对你的下一步推理都困惑不解,但是我相信我的眼睛和你的一样好用。”

“确实如此,”他说着点燃一根香烟,坐到扶手椅上,“你是看到了,但是没有观察。两者的区别很清楚。比如说,你经常看到楼下门厅通到这个房间的台阶吧?”

“经常看到啊。”

“看了多少次?”

“嗯,很多很多次。”

“那么台阶有多少级呢?”

“多少级?不知道。”

“就是这样!你没有观察,你只看了。这就是我要说的的问题所在。我知道有十七级台阶,因为我不仅看了,还观察了。顺便说一下,既然你对这些小问题感兴趣,又愿意记录我的一两件微不足道的案例,你也许会对这个案子感兴趣。”他把放在桌子上的一张厚实的粉色信笺扔给我。

“这是邮差刚刚送来的,”他说,“你大声读读看。”

这封信没有日期,也没有签名和地址。

某君将于今晚7时3刻前来拜访,有要事相商。阁下近日为欧洲王室效力,证明阁下能力超群,可将重要之事相托。阁下威名四方广为传颂,吾等仰慕不已。请阁下届时守候家中,来者如以假面相示,万望海涵。

“这事确实很神秘,”我说,“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我还没有资料。没有掌握资料就下结论就大错特错了。曲解事实来适应理论而不用理论适应事实的做法是十分不明智的。不过,就这封信本身而言,你推断出什么了吗?”

我仔仔细细地检查了笔迹和信纸。

“写信的人应该家境不错,”我努力地模仿着我搭档的推理方法,“这种纸每包售价不少于两个半先令,质地特别结实、坚挺。”

“‘特别’——正是如此,”福尔摩斯说,“这压根不是英国造的纸。你对着灯光照照看。”

我照做了,看到纸里面有水印,里面交织着一个“E”、一个“g”,还有一个“P”,以及一个“G”和一个“t”。

“你怎么看这些字母?”福尔摩斯问。

“是制造商的名字,毫无疑问。或者确切地说是他名字的缩略字母组合。”

“完全错误。那个‘G’和‘t’代表‘Gesellschaft’,德文‘公司’的意思。就像我

们英语里的‘Co.’。‘P’，当然代表着德文‘Papier’，就是纸的意思。现在轮到‘E’，‘g’了，我们来翻一下《大陆地名辞典》吧。”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棕色皮的大部头。“Eglow、Eglonitz——找到了，Egria。它位于一个讲德语的国家，也就是在波希米亚，离卡尔斯拜德不远。‘以沃伦斯坦逝世地而闻名，此地以多玻璃工厂和造纸厂闻名。’哈哈，朋友，你看出什么问题了吗？”他的眼睛闪闪发亮，得意地吐出一大团蓝色的烟雾。

“这纸是在波希米亚产的，”我说。

“完全正确。写这封信的人是德国人。你注意到信中那些奇怪的句子结构了吧？法国人和俄国人都不会那样说话的，德国人才会这么说。所以，剩下的就是查明这位在波希米亚纸上写信并且喜欢蒙面的德国人到底想干什么。如果我没搞错的话，那个人一到，我们所有的疑惑就解开了。”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传来一阵响亮的马蹄声和车轮刮蹭路边石的刺耳声响，随后有人猛拉门铃。福尔摩斯吹了声口哨。

“听声音有两匹马。”他说。“没错，”他瞥了一眼窗外继续说，“一辆很不错的小马车还有一对骏马。每匹马都挺值钱。华生，如果没有什么别的收获，这个案子至少能让我们收入不菲。”

“福尔摩斯，我想我最好离开。”

“多虑了，医生。留在这儿。没有你这个得力助手，我会不知所措的。这个案子会很有趣，错过了多可惜。”

“可是你的委托人——”

“别担心。我也许需要你的帮助，他也需要。他来了。你坐在扶手椅上，医生，好好看看吧。”

我们听到一阵缓慢、沉重的脚步声走上台阶，穿过走廊，在门前戛然而止，然后传来响亮、庄重的敲门声。

“请进！”福尔摩斯说。

一位身高将近两米的大个子走了进来，他胸膛宽阔，四肢有力。他穿着华丽，但是在英国这个地方似乎华丽得近乎俗气了。双排扣大衣的袖子和前襟开叉处都镶着厚实的羔羊皮，深蓝色斗篷缀着火红的丝边，领口一个镶嵌着单颗绿宝石的领针闪闪发光。脚穿皮靴，靴口镶着鲜艳的棕色毛皮，一副外表粗野、奢华的土大款形象。他手持宽檐帽，脸部颧骨以上的部分戴着黑色面罩。很明显他刚调整过面罩，进屋时手还在面罩上呢。从他脸的下半部分能看出他是一位性格坚强的人。厚实、下垂的嘴唇，长而直的下巴，无不显示出他意志的坚定，甚至有点顽固。



他穿着华丽。

“你收到我的信了吧？”他问道，声音低沉沙哑，带有浓重的德国口音。“我告诉过你我想要造访。”他的目光在我们二人身上移动，似乎不确定该跟谁讲话。

“请坐，”福尔摩斯说，“这是我的朋友兼同事，华生医生。他时常帮我处理案子。请问如何称呼你？”

“你可以叫我凡·克拉姆伯爵，我是波希米亚贵族。我想你的朋友，这位先生，一定是位值得尊敬、行事谨慎的人，也可以获知极为重要的事情。否则，我还是单独和你谈比较好。”

我起身要走，可是福尔摩斯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推回到扶手椅上。“我俩要么一起听，要么一起走，”他说，“你想跟我说什么，当着这位先生的面尽管讲。”

伯爵耸了耸宽厚的肩膀。“那么我必须有所言在先，”他说，“二位必须承诺两年内绝对守口如瓶。两年后，这件事就无关紧要了。但是现在，说它足以影响欧洲历史进程也不算过分。”

“我保证。”福尔摩斯说。

“我也保证。”

“请不要介意我戴着面罩，”这位奇怪的访客继续说道，“我受雇于一位尊贵的大人物，他不希望你了解我的身份。我也可以承认刚才我自报的爵衔并不是我的。”

“我知道。”福尔摩斯冷冷地说。

“情况十分微妙，我们必须采取所有措施，防止事态演变成一个大丑闻，从而严重威胁某个欧洲王室。直说吧，这件事将牵扯到伟大的奥姆斯坦家族，波希米亚的世袭王室。”

“这个我也知道。”福尔摩斯低声道，坐到扶手椅上闭上了眼睛。

我们的不速之客明显惊讶地瞥了一下眼前这位疲倦慵懒、无精打采的福尔摩斯，这位传说中欧洲思维最敏锐的推理专家、精力最充沛的刑侦专家。福尔摩斯缓缓睁开双眼，不耐烦地看着这个大个子委托人。

“要是陛下能放下架子，陈述案情，”他说，“我会更好地给你提建议。”

那人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然后他做了个绝望的姿势，一把扯下脸上的面罩，扔到地上。“你说得没错，”他嚷道，“我就是那个国王。我干吗要隐瞒呢？”

“就是啊，干吗隐瞒啊？”福尔摩斯喃喃地说，“陛下开口之前，我就知道了我要跟威尔海姆·哥特斯瑞奇·西格斯蒙德·凡·奥姆斯坦、凯赛尔-菲尔斯坦大公、波希米亚世袭国王交谈。”

“但是你能理解，”我们奇怪的访客又坐下来，伸手抚过他那高耸苍白的额头，“你能理解我并不习惯亲自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件事十分微妙，无论告诉哪位侦探，我都会受制于他。所以我从布拉格乔装打扮而来，专程向您请教。”

“那就请吧。”福尔摩斯说着又合上了双眼。



他做了个绝望的姿势一把扯下脸上的面罩，扔到地上。

“长话短说,事情是这样的。大约五年前,我访问华沙较长一段时间。其间,我结识了著名的交际花艾琳·埃德勒。想必你很熟悉她的名字。”

“医生,请您帮忙在人物索引里查一下吧。”福尔摩斯依旧闭着眼睛低声说话。多年以来,福尔摩斯搜集了各色人物的相关材料并贴上标签备查。很少有什么他不能立即拿出资料的人或事。艾琳的资料就夹在一位犹太主教和一位写过深海鱼类专著的参谋官的资料之间。

“让我看看!”福尔摩斯说,“嗯!1858年生于新泽西。女低音,嗯!意大利歌剧院,嗯!华沙皇家歌剧院的女首席,就是她!已经退出歌剧舞台,哈!现居伦敦,没错!不出我所料的话,陛下曾与这位年轻女士有瓜葛,曾给她写过会使您受牵连的信。现在,您迫切要拿回这些信。”

“一点不错。但是如何能——”

“你们秘密结婚了吗?”

“没有。”

“没有法律文件或者证明吗?”

“没有。”

“那我就不明白了,陛下。如果这个年轻女人要写信敲诈或者有其他企图的话,她怎么证明这些信是真的呢?”

“是我的笔迹啊。”

“呸!仿冒的。”

“我的专用信纸。”

“偷的。”

“我的专用图章。”

“伪造的。”

“我的照片。”

“买的。”

“是我俩的合影啊。”

“哦,天啊!那糟了!陛下实在是考虑不周啊。”

“我那时真是疯了——太蠢了。”

“你已经让自己置身于险境了。”

“那时我还只是个王位继承人,我太年轻了。现在我也只有30岁。”

“那就必须拿回照片了。”

“试过了,没成。”

“陛下只好花血本了,买回来。”

“她不会卖的。”

“那就偷。”

“偷5次了。两次雇飞贼潜入她家去搜。一次趁她旅行时偷换了她的行李。还有两次拦路打劫。全都一无所获。”

“毫无线索？”

“毫无线索。”

福尔摩斯笑道：“这只是个很小的事情。”

“但是对我来说很重要。”国王用责备的口吻回应说。

“确实很重要。那么她打算怎么利用那张照片呢？”

“用来把我毁掉。”

“但是怎么毁掉呢？”

“我马上要结婚了。”

“我听说了。”

“我娶的是克劳迪尔德·洛特蔓·凡·赛克斯-迈宁根, 斯堪的纳维亚国王的二女儿。你可能听说过他们家族的规矩很苛刻。她本人也很敏感。对我行为的丝毫疑虑都会毁了这桩婚事。”

“艾琳·埃德勒做什么了？”

“她威胁说要给他们送照片。她会这么做的, 我知道她说到做到。你不了解她, 她性格倔强。她花颜月貌却有着男人一样坚毅的心。我要是娶了别的女人, 她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你确定她还没有发出照片？”

“我确定。”

“为什么？”

“因为她说要在我公开婚约那天送过去。也就是下周一。”

“哦, 那么说还有三天,” 福尔摩斯说着打了个呵欠, “那太好了, 因为此事我还有两三个疑点要调查。我想, 陛下目前要留在伦敦了？”

“是的。你可以在朗姆宾馆找到我, 登记的是凡·克拉姆伯爵。”

“那我就写信告知你调查的进展吧。”

“好的。我很着急。”

“那么, 关于钱的问题怎么办呢？”

“你全权处理。”

“完全由我？”

“说实话, 我愿意用我国的一个省换回那张照片。”

“当前办案的开支呢？”

国王从斗篷下拿出一个沉重的羊皮箱, 放到桌子上。

“这里是300镑的黄金, 还有700英镑现金。”他说。

福尔摩斯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 写了一张收据交给了他。

“那位小姐的地址？”他问。

“圣约翰伍德区塞畔汀大街的拜厄尼别墅。”

福尔摩斯记了下来。“还有个问题，”他说，“那个照片是6英寸大吗？”

“是的。”

“那么，晚安，陛下。我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带给你。”皇家马车沿街驶去的时候他又对我说：“晚安，华生。你明天下午3点来看我吧，我很乐意跟你聊聊这件小事。”

第二章

3点整我到了贝克街的寓所，但是福尔摩斯还没有回来。女房东告诉我他早上8点多就出门了。我还是坐在炉火边。无论要等多久，我执意要等他回来。这个案子尽管没有我之前记述的那两个案子恐怖怪异，但是它的性质以及委托人的尊贵身份使得案子独具特色，我已经对福尔摩斯的调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的确，除了案情本身之外，福尔摩斯对全局的精巧把握以及敏锐深刻的推理都值得我研究，学习他迅速、巧妙地解决最难解之谜的方法，并从中获得乐趣。我早已对他的战无不胜习以为常了，从来没有想过他可能会失败。

将近4点的时候，门开了，走进来一位醉醺醺的马夫，蓬头垢面，留着络腮胡子，满脸通红，衣衫褴褛。虽然对老友高超的易容术见怪不怪了，我还是足足打量了这个人三遍才敢确认来人就是福尔摩斯。他点了下头就钻进卧室里去了。5分钟后，一位身着斜纹呢大衣的体面绅士出现在我眼前，一如往常。在壁炉前，他手插在口袋里，舒展着双腿，尽情地笑了一阵子。

“哎呀，竟是这样。”他嚷着，笑得四肢发软，躺到了椅子上。

“怎么回事？”

“太有意思了。我敢说你一定想不到我今天上午怎么过的，或者说我最后做了什么。”

“我想不出来。我猜你去观察了艾琳·埃德勒的生活习惯，也许还侦查了那所房子。”

“确实如此。但是后来就相当出乎意料了。不过我还是会告诉你的。今天早上8点多钟我出门，化装成了一个失业的马夫。马夫们之间往往会同病相怜、互帮互助。化装成马夫，你就能知道你想知道的事情。我很快就找到了拜厄尼别墅，一

栋精致小巧的两层建筑,后面还有个花园,别墅正对着马路。别墅的门安装了卡波锁,右侧是个大起居室,装饰华丽,有着几乎落地的窗子,装着可笑的英式窗销,连小孩都能打开。除了从马车房的屋顶可以触及走廊的窗户以外,没有反常之处。我绕着别墅巡视一圈,从各个角度仔细观察,也没发现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

“然后我就沿街闲逛。不出所料,在花园墙边的一个小巷里我找到了马厩。我帮马夫们给马刷毛。他们给我两便士、一杯酒、两烟斗烟丝,还说出了我想了解的关于埃德勒小姐的信息。他们还说了周围六七个人的事情,我并不关心,可是也不得不听下去。”

“那么艾琳·埃德勒呢?”我问道。

“噢,她让那里的男人们神魂颠倒。塞畔汀大街马厩的马夫们说对于男人而言,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了。她的生活很平静,音乐会上唱唱歌,每天下午5点坐车出门,7点整回家吃晚饭。除了唱歌,她很少外出。只有一个男人来她家,而且来得相当频繁。他肤色黝黑,相貌俊朗,充满活力,每天至少来看她一回,通常是两回。这个人就是住在内坦普尔的哥德弗雷·诺顿。马夫们从塞畔汀大街马厩送此人回家很多次了,很了解他。听他们讲完之后,我又到拜厄尼别墅附近徘徊,考虑行动方案。这个哥德弗雷·诺顿显然是这件事的重要角色。他是律师。听起来似乎不妙。他们俩是什么关系?他频繁来访的目的是什么?艾琳是他的客户,朋友,还是情人?如果是客户的话,艾琳很可能已经把照片转交给诺顿保管了。要是情人,她可能不会这么做。这个问题决定了我是继续在拜厄尼别墅开展工作,还是该转向调查诺顿在内坦普尔的住所。这一点要小心为妙,它扩大了我的调查范围。恐怕这些细节让你厌烦了,但是只有让你知道我的这些小难题,你才能了解事态。”

“我在仔细地听呢。”我回答说。

“我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辆漂亮的马车停在拜厄尼别墅门口,有位绅士跃下马车。他很英俊,皮肤黝黑,鹰钩鼻,留着小胡子——显然就是我刚听说过的那个人。他显得很着急,喊着让马夫等他,然后从为他开门的女仆身边擦身而过,相当熟的样子。”

“他在房子里停留了大约半个小时。我从起居室的窗户里可以瞥见他挥舞着手臂走来走去,兴奋地说着什么。但是我看不到艾琳小姐。一会儿,男子出来了,看起来比刚才还慌张。他登上马车,从口袋里掏出金表认真地看了一下,‘拼命赶车,’他喊道,‘先去摄政街的格罗斯·汉基旅馆,再去艾之威尔路的圣·莫妮卡教堂。你要是能在20分钟之内赶到的话,我给你半个几尼!’

“他们离开了,我还在考虑是否该跟着他们。这时来了一辆整洁小巧的四轮马车,车夫的上衣扣子只扣了一半,领带歪到了耳边,挽具的带扣都没扣紧。车还没停稳,艾琳小姐就冲出大门钻进车里。我只看到她一眼,但她真是可爱的姑娘,漂亮得足以令一个男人为她而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